

不动
——
著

笔珠

892345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羊床

不动



笔诛

上海人民出版社

BI
ZHU

不动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笔诛/不动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08-06192-0

I. 笔... II. 不...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8002 号

责任编辑 曹怡波

封面设计 画儿+晴天

插图 稻 九

笔 诛

不 动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1 插页 3 字数 164,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6192-0/I·292

定价 17.00 元

序

文/卡夫卡

笔诛

V
V
V

001

认识不动的过程一点也不浪漫或富有戏剧性，仅仅是因为当时《河图洛书》的栏目编辑加号同学网络出了人品问题，无法向不动讨要稿件。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战场，战战兢兢地开始了和不动之间编辑作者你死我活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直以来不动同学给我的印象相当“恐怖”——通常那些一天之内可以爬出几万字的人在我看来都是神一般的存在——无论是《河图》还是《笔诛》的稿子，虽然截稿日前一个礼拜她会郁闷地对我抱怨自己多么多么痛苦啦，这次说不定无法按时交稿子啦，但每到最后时限总是能乖乖地奉上劳动成果。

去年的“十一”长假，终于在上海见到了不动。只可惜我们约会的地点是熙熙攘攘的城隍庙，那情景一点也不文艺……我拎着大包小包纪念品，跟着在人群中左冲右突穿梭自如的她，在城隍庙迷宫般的地形里溜达了近两个小时——敢情小说作者的体力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这次得来不易的约会最后演变成我陪着她去买 COSPLAY 用道具，也没有吃上传说中的极品灌汤小笼包，如今回想起来始终替自己觉得亏本，赶上了这么个好心却不会照顾人的迷糊家伙做地陪。

由此忽然想到，《笔诛》最开始的故事就是从编辑和作者之间发生的种种状况

展开的呀：拖稿的作者，催稿的编辑；丧失灵感的作者，想方设法启迪其灵感的责编；对自己作品丧失信心的作者，千方百计安慰打气的编辑；迷恋 COSPLAY 演出的作者，沉迷于网络游戏的作者……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那些章节，依然会面皮抽搐嘴角上翘。不动自己也曾经说过，启发自己开始《笔诛》的创作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那些发生在自己和编辑们之间的轶事，而在我看来，她笔下的那形形色色的作者身上，都或多或少能找到她的影子——虽然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事儿。

许久以前，在那个被称为上古的时代里，曾存在的人物仓颉，如今看来或许不过只是一个悠远传说中的一部分罢了。

这大约是因为人类的记忆太过容易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消磨殆尽的缘故，所以当这个生动地再现了文字精灵们的故事——《笔诛》出现时，便越发地觉得，这几千年来，人类所积淀的文化，竟然是如此这般的广博精深。

文字是一切文明的根源，多少年来，正是得益于这种用于记载和表达的符号，祖辈们积累的知识和文化，才得以在更广袤的土地上传播开来。对于为我们留下了灿烂文化的祖先们是应该心存感激并为此而骄傲的，而同样，那位为这些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基础的上古时代的造字者，或许真的是应该被供上神位的。

因为正是他，用那种名为智慧的能力创造出了分别代表不同事物的符号——文字。

感动于不动创造的这个现代的文字传说，也感动于她对这个故事进行的一次别开生面的重新诠释。本来在上古传说中的“仓颉造字”，是简朴真实，却缺少了几分浪漫情怀的。但经过那灵光一现的再造，让这个故事在包含了古朴质韵的同时，也具有了长久以来，埋藏于不动心中的澎湃激情。这个融合了神话和历史的故事故事，最终通过她的笔尖化身文字展现于我们面前。



序

002

《笔诛》这个故事，并非只是简简单单地依附于《河图洛书》而生的番外篇章或是用同样的背景同样的人物描述不同的故事，当然也更非简单机械地重复拷贝着那个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古老传说。作为这些篇章的编辑，我见证了不动为这篇作品付出的艰辛和汗水。

每每截稿日来临，她都要通过网络对新的章节进行讨论，并一次次地对已完成的文章进行修改，力求在最终定稿刊登时能够达到力所能及的最完美状态。

这个故事从编辑和作者的日常生活开始，那些熟悉的对话以及那些熟悉的场景，都带来了莫名的亲切感，而作为普通的读者，再重新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又仿佛回到了幼时，对这个行业怀抱着无限憧憬的年代。

或许不是《笔诛》的第一个读者，但作为最早的读者之一，对于《笔诛》大约总是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那个靠文字创造的精彩故事，讲述的是有关文字的故事，每每想到这里，总不禁会心一笑，然后感慨于这个故事的精妙。

如今能看到这个故事集结成册出版，并让更多的人看到，作为曾经是她的编辑的我，也难免打心里生出些骄傲来。

引言



001

黑夜，风雨大作。

滂沱大雨如刀剑撕开夜空，震裂耳膜的雷声也威吓似的紧随而来。

是斧钺的声音，是铁锤的声音。

敲击在岩石上，溅起阵阵火花，传来隐隐哀鸣。

旋风席卷大地，全副武装地冲向山头，从山洞中传出的声响却令它魂飞魄散，立刻化为乌有。雷电在空中发出鄙夷而惊恐的目光，黑压压的雨帘中，无数黑色的身影躲在森林里瑟瑟发抖。他们拥抱在一起，眼睛望向山洞，嘴里发出些奇怪的声音。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动摇山洞中勇者的心志。无论是威吓，鄙夷，还是哀求，甚至是在他手里被铁锤敲碎的精灵们的尖叫，都不曾让他的动作有片刻迟缓。

从身边抓起一个精灵，放在岩石上，抡起铁锤，铁锤一接触到精灵，精灵就发出尖叫，化作一道蓝色的火焰，在岩石上留下一道烙印。精灵们惊惶地四处奔逃，但是他们无法离开勇者。只要远离勇者身上散发的光亮，精灵就会被黑暗吞噬。然而精灵们依赖的光芒随着它们的生命一个个被封印在岩石之上，越变越小，最后只剩下一点。

勇者用手臂擦去额头的汗水，转身来寻精灵，他发现身边只剩下一只精灵，那只精灵正惊恐万状地瞅着他。他用布满伤痕的手去抓它，精灵被抓到了，绝望地尖叫起来，它的叫喊并没有传到勇者心里。

勇者什么都听不到，他聋了。

精灵被放在岩石上，铁锤从头顶呼啸而下，精灵闭上双眼，淌下了眼泪。

一道闪电如同巨龙一般从天宇直冲而下，掀掉山顶，穿过岩石，击中勇者。铁锤变

成避雷针,准确地将上天的愤怒传到了勇者身上。

四散的火星飞到地上,引起了熊熊大火,大火在暴雨下毫不畏惧,足足燃烧了三天三夜。

这三天三夜,天地无光,鬼神哀哭。

三天后,黑影们从森林中走了出来,他们围聚山脚下,仰望着废石岗中间,一根石柱如同纪念碑孤独地矗立在那里。石柱上歪歪扭扭雕刻着无数的图案。黑影们畏惧地凝望着这份遗物,口中念念有词:

“仓大人……”



⑦

○

言

002

笔珠



第一部



第一章○

作者和编辑就像各种各样的颜色,譬如我是红色,所以就和杨洋的金黄、清晨的绿色合得来……

——仓晔《小编札记》



005

仓晔在整理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长盒子。

3个月前,仓晔爸爸兴致高昂地买了一套房子,于是最懒得行动的仓晔也开始忙碌地整理东西,准备将来一股脑儿扔上搬家公司的卡车。

仓晔爸爸沉迷于收集奇怪的东西,马路上没人要的螺丝帽,花园里被人扔掉的闹钟,含有矿物的岩石,甚至被遗弃的小猫(在仓晔和妈妈的极力反对下送人了,临行前仓晔爸爸还千叮咛万嘱咐,要人家好好照顾)。爸爸的这种嗜好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仓晔小时候还曾怀疑自己是不是爸爸捡来的。

仓晔爸爸总是嫌家里太小,装不下他的收藏品,这回总算买了大房子,仓晔预感自己将来会住在一个巨大的废品回收站里。幸好,仓晔爸爸不仅爱捡东西,还喜欢把那些废品打理得漂漂亮亮,摆在那里还挺好看的。仓晔小时候的玩具,几乎都是爸爸修理的二手货,小时候没少被小朋友们嘲笑,也没少发牢骚,不过现在看来,老爸实在很厉害。

眼前这个古色古香的长盒子,古董专家一定误会其中保存着古代字画,但是按仓晔对爸爸的了解,这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普通的垃圾货。不过,继承爸爸好奇心的仓晔还是打开了盒子,当她看到里面的东西,立刻傻了眼,好半会儿才惨叫起来:

“拖把! 老爸居然拿这个装拖把?!”

盒子里,一把黑木柄的拖把无辜地躺在那里。

“这个老头……”



第

〇

一

〇

〇

部

006



感觉自己的自尊心被严重伤害，仓晔报复性地拿起拖把：“拖把就该有拖把的样子！拖把就该拖地的！”对着空气，仓晔骂了几句，同时示范性地在地板上拖了两下。

四周突然摇晃了几下，仓晔只觉眼前一花，她忙靠着拖把站立，定睛一看，家具什物都好好在原处。

“地震?!”她脑中飞过一个念头。

“真难看!”有个声音传过来。

她一愣，环顾四周没有找到声音源，正想自己是不是幻听，声音继续传来，“你的字写得太差了——没办法，现在的孩子都不练字，写得差也在情理之中。”

仓晔循着声音望去，她觉得声音是从拖把下面传出来的，她慢慢蹲下身，去拨弄拖把头上面的须。

“别乱碰，那是我的头发!”

仓晔摔倒在地，手一松，拖把摔到地上，“哇”地叫了一声：“好疼，小孩子真没轻重。”

仓晔指着拖把，叫起来：“拖把会说话!”

拖把摇摇晃晃地直起身子，若按它说的，拖把须是它的头发，那它现在正倒立在仓晔面前。

“太没礼貌了，我是一支毛笔，不是拖把。现在的小孩子肚子里没墨水，连拖把和毛笔都分不清。”

“你明明就像拖把嘛，还有，我不是小孩子，我19岁了，是个大学生。”

拖把一惊，凑到仓晔跟前，端详许久，又直起腰：“你不要骗我了，你最多16岁。”

仓晔拿出身份证在拖把面前摇晃：“看到没？1984年出生，今年19岁。”

拖把嘀咕着：“才只有1984年吗？我这觉睡得挺短的。”

“现在是2003年——”仓晔一字一句地更正道。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仓晔问。

“毛笔。”

“毛笔会说话吗？”



第

008

一

部

“毛笔不会说话吗？”

“正常的毛笔是不会说话的，你不正常。”想来和这支“不正常的毛笔”说话的仓晔也算不上正常吧。

“不正常的毛笔”想了半天，说：“算了，与其做正常的拖把不如做不正常的毛笔。”

仓晔可不管它是正常的拖把还是不正常的毛笔，她将那东西举过头，就准备扔到窗外。“哇，救命，杀人啦！”毛笔高喊起来。

“扔毛笔不算犯法。说，你到底是什么妖怪？”

“我是一支会说话的毛笔。”毛笔低声啜泣着。

“鬼才信。”

“我……我是被封印在毛笔里的精灵。”

“嗯，这才像话。你为什么被封印在毛笔里？”

“我……忘了……”

“我要扔了！”

“我真的忘了！我只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在这支笔里了，然后每次被人唤醒，就会被人差使做这做那，我好可怜！”毛笔痛哭起来。

“你被人差使？你能干什么？”

“我会写字。”

“我真的要扔了！”

“我能写出有神奇力量的字，这些字有的能变化，有的能封印，甚至还能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毛笔越想越伤心，终于号啕大哭起来。

“写字也能杀人？”

“当然能！”

“听上去不错，我就把你留下了。”

毛笔闻言松了一口气。

“作为代价……”

“我帮你做事对不对？我就知道，人类就这样。”



“嘻嘻……”仓晔傻笑了一下，“首先，你能不能变小一点？你这么大，我带起来不方便。”

毛笔“砰”一声，变成普通的大楷笔。

“真能变啊?!”仓晔拿起毛笔，“你没有名字不方便，不如我给你取个名字吧。我姓仓，你比我大，就叫‘大仓’好了。”

仓晔“大仓大仓”叫得好开心。

“大仓”无言许久，才偷偷说了一句：“我有名字。算了，看在她那么高兴的分上……大仓……真是糟蹋文字……怎么这么难听……”

“天，我忘了找杨洋要画！完了，这丫头现在一定把电话线拔了，难道要我亲自己去一趟她家?!”仓晔急忙拿起电话，慌乱地拨起来。幸好对方没有拔掉电话线。“拜托，小姐，已经24号了，你难道要我把你扛到印刷厂门口吗？我早就叫你订个计划，早点把工作做掉的！今天？今天一定能出来？真的，你不要骗我！好，我就信你一回，你可不要再骗人哦，不然我今晚就是打车也要冲到你家门口！什么，今晚不行？你到底不想给我稿子？”

仓晔和对方纠缠了半天，才挂上电话，说：“我敢保证，那家伙明天都出不来。做朋友不错，做作者的话当她编辑的人就太可怜了。”

仓晔看看一边的大仓，解释道：“那是我负责的插图作者，她20号就该交稿了，谁知道拖了4天都没完成。其实我现在是负责一本小说稿件征集的编辑哟。”

“这年头孩子都可以做编辑？这世界完了。”大仓说。

“谁说我是孩子！我19岁了，当然可以做编辑。”

“好好，就像娃娃餐厅那样对吧，自娱自乐。”

“你这支毛笔不要看不起人！我的目标是每月发行量5万册。”仓晔没有继续和大仓解释，给她的表姐打长途电话汇报工作情况。言谈中大仓大致了解了仓晔的工作。

“原来是靠关系上去的。我想也是。”

“别胡说！我是当了异地编辑之后，才知道表姐就是主编。这叫做……”

“我知道啦，你算是个编辑吧。”大仓打了个哈欠，趴在地上。

“喂，我告诉你详情，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做编辑之前……”

大仓发出阵阵呼噜声，仓晔真想从厨房拿些火柴烧了它的胡须，不过转念一想，今天已经很累了，该好好睡一觉。就这样，仓晔把大仓吊在厕所的栏杆上，转身睡觉去了。

第二天上午，从厕所中传出一声惊呼：“啊！厕所!!!”仓晔被吵醒了。仓晔睁开惺忪的双眼，摇摇晃晃走到厕所门前说：“老妈，那支是毛笔，不是刷子啦～”

“晔晔，你怎么还在？你不是说今天要去那个什么画家那里吗？”

“是的，现在几点了？”仓晔一边眯着眼睛刷牙，一边问。

“10点。”

“什么?!”仓晔差点把牙膏吞进肚子。她连忙擦了把脸，说：“妈你怎么不叫我呢？我现在去她家也要中午才能到了，完了，她一定乘机溜走了。”

慌忙换好衣服，仓晔正准备出门，她想到了什么，冲进厕所抓起大仓，塞进包里。不理睬大仓的抗议，仓晔飞快地出了门。

“唉～早饭……”妈妈从厨房走出来时，仓晔早没影了。

奔跑去车站挤车的仓晔不知道，神笔大仓和她的冒险才刚刚开始。

这时，少女编辑仓晔，19岁。



第

〇

一

〇

部

010